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七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聲明作廢

本隊駕駛員李二虎，山西壽陽人，一九三九年入伍參軍，一九四二年負傷，二等殘廢，曾領晉榮行字第一七二號榮譽證，四三年又參加本隊工作，最近因途中不慎，將該證遺失，除報告上級重發外，特登報聲明原證作廢。此啟

邊區糧食局運輸隊

劉三保兒

現年廿二歲，方山一區朱家溝村人，四零年一月參加本縣游擊隊，曾於四三年四月寫回信一次，以後再無音信，見報後希速來回音，如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來信交方山縣公安局張備轉。父劉德明

劉潤民

陝西延川永坪人，四五年由延安聯政調來晉綏軍區工作，去年尚在興縣，今已不知去向，本人見報後，速來信；有知其去向者，亦請函告，不勝感謝。信寄晉綏民主建國軍官團秘書轉本人收。劉玉世（乳名來金）

晉綏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啟事

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們農民實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華總社又號召咱們徹底平分土地，咱晉綏邊區三百萬農民，抗戰以來實行了減租減息，農民們實得了一部份土地，去年「五四」以來也分得了一部份土地，但都只做到半耕者有其田，沒有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爲了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壓迫，打倒賣國賊蔣家封建勢力頭子蔣介石、胡宗南、閻錫山、傅作義，全體農民覺得很需要有農民自己的領導組織，好領導農民自己團結起來作鬥爭，並保證鬥爭的勝利，才能在經濟上政治上徹底翻身。因此，成立晉綏邊區農會是一件很當緊的事。我們就根據這個要求和希望，在晉綏邊區人民領袖賀龍同志領導下，並在中共晉綏分局和晉綏邊區行署、軍區司令部的指導下，先成立個晉綏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推選趙林同志爲主任，賀龍、李井泉、張稼夫、武新宇等同志爲副主任，及籌備委員會委員譚政文、龐貴波、杜心源、蘇謙益、范純農、喬鈞鑒、賈長明、關秀峯、呂調、張永隆、張初元、李汝林、劉館林、孫興昌、任生有、劉玉常等同志共二十一人，負責籌劃成立邊區農會的一切事情。在邊區農會還沒有正式成立以前，凡是土地改革當中，有關於農民自己的一切利益問題，晉綏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都幫助解決。現在本籌備委員會的辦事地點，暫時設在興縣，已經正式開始辦公，它是咱農民說話的機關，同時又是有權力的機關，農民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選派自己的代表來商量，或由當地農會派人來商量，本籌備委員會一定負責解決。等到全邊區農民選出代表，召開全邊區農民代表大會，選出農民自己的領導人，正式成立起晉綏邊區農會以後，本籌備委員會，就宣佈結束。

晉綏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林　副主任委員賀龍　李井泉　張稼夫　武新宇　委員譚政文　龐貴波　杜心源　蘇謙益　范純農　喬鈞鑒　賈長明　關秀峯　呂調　張永隆　張初元　李汝林　劉館林　孫興昌　任生有　劉玉常　九月十日

莫斯科建城八百年紀念
斯大林發表廣播祝詞
莫城是解放鬥爭的旗幟，和平民主的堡壘。

（莫斯科訊）七日，當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紀念日之際，斯大林特向莫斯科市民廣播其祝辭稱：今天，我們全國都滿懷熱愛和興奮來紀念這一有意義的日子，因爲莫斯科對祖國具有偉大的功績，它不僅在歷史上曾從蒙古人、波蘭人與法國人的侵略中三次解放了祖國，而且首先在於它已經成爲摶聚的基石，即團結各個曾經是不團結的細胞於單一國家之內，並受單一政府領導。莫斯科對於祖國的功績還不僅於此。自從莫斯科按照偉大列寧的意志宣佈爲祖國的京城以後，它已成爲新的蘇維埃時代的旗手了，而現在莫斯科又已不僅是建設新的蘇維埃社會經濟秩序的發軔者，而且同時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從資本主義奴役制度中爭取解放運動的先驅了。現在莫斯科不僅是建設新的蘇維埃民主主義的鼓舞者，而同時是全世界一切勞動人民、一切被壓迫種族和民族，從金融寡頭和帝國主義統治下求得解放的鬥爭的旗幟了。毫無疑義，沒有這種政策，莫斯科就不可能成爲各族人民友誼以及我多民族國家內友愛合作的組織中心。現在莫斯科不但是建設京城勞動人民新的生活方式（沒有貧窮，沒有成百萬貧民與失業者的悲慘景象）的創始者，它乃是全世界各國京城在諸方面的模範。歐亞美各國大都市的最大毒瘤之一，就是貧民窟的存在。莫斯科的功績，在於它完全消滅了貧民窟，並使勞動人民從陋巷與茅屋中搬進資產階級的高樓大廈，搬進蘇維埃政府所建立的設備完善的房子裏去。最後，莫斯科的功績在於它是爭取全世界人民友誼與持久和平的鬥爭的先驅，是反對新的戰爭煽動者的先驅。對於帝國主義者，戰爭是最有利可圖的買賣，他們的代理人正在嘗試用各種方法挑撥新的戰爭，是毫不足奇的，莫斯科的功績，就在於它不僅堅決地揭發新戰爭的煽動者，並將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在和平的旗幟之下。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正滿懷希望，注視莫斯科，認之爲偉大的愛好和平的強國的首都，是和平的強固堡壘。因爲這些功績，所以我全國人民今天以這樣的熱愛與熱忱，來紀念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

（莫斯科訊）七日，莫斯科於晴光明媚中，以和平非戰之姿態，歡渡其建城八百年佳節。全城飾擁於香花彩旗中。蘇聯人民武裝部長布爾加寧命令鳴禮炮廿響誌慶。國內外賀電如雪片，世界名城如巴黎、羅馬、渥太華、布達佩斯等卅餘個外國首都之市長，都親自參與盛典。當天，莫斯科舉行無數盛會，正式之紀念大會於六日下午在大歌劇院舉行，大會向斯大林呈上有三百六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九莫斯科人簽名之致敬書。七日上午，由蘇維埃前廣場上舉行大會，紀念莫斯科創始人尤里。杜哥魯克，並舉行杜氏紀念碑之奠基典禮。同日，在莫斯科有八座摩天大樓行奠基典禮，其中最高者達卅二層，高度爲全歐之冠。此外，來自蘇聯各大城市之體育家，特舉行體育檢閱，並在狄那摩運動場舉行運動會。十萬演員、歌唱家、舞蹈家與演奏家，則在各公共廣場作盛大之歌舞與管樂表演，樂聲散播全城。入夜以後，煙火燦爛，電炬通明，花環與霓虹燈交織，環境於克里姆林宮長達二公里之外牆上。市民高舉火炬及各種花圈照片，結隊遊行，通宵達旦。

綏蒙鐵騎奮戰一月
殲閻傅三百餘名
我敵傷亡比例爲一比十

（新華社綏蒙七日電）活躍在大同、豐鎮、涼城及托和清一帶之我綏蒙鐵騎某部，屢創敵頑。該部自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一個月內，作戰大小十二次，繳獲輕機槍五挺，長短槍一百五十支，戰馬五十一匹，擊斃閻傅頑偽排長以下三百七十餘人。在戰鬥中，敵常遭全軍覆沒，而敵我傷亡爲十比一。如大同馬鎮莊、小房成兩次戰鬥，敵保安十六團及保安二團出動六十餘人，攜帶機槍三挺、長短槍五十餘支，被我斃傷二十七人、生俘三十四人，機槍及長短槍全部繳獲。兩次戰鬥我僅負傷六人。（安流）

青紗帳埋伏下英雄漢
一場激戰殲敵七十餘

（新華社晉西北訊）八月二日忻縣閻軍四十師三團、三十九師一團及警察隊伙同共千餘人，再度向我忻五區嘉禾、東呼延一帶搶糧。我六分區地方武裝某某兩部乃於八日拂曉伸入敵側背，配合民兵在忻一區設伏。九日七時偽保安十六團和「好漢隊」計三百人，系合孤村辛莊搶糧，待敵進入伏擊圈，我軍即從青紗帳中猛然衝出，激戰一時，將敵一直追回前播明據地。此役共斃傷敵三十八人，生俘三十三人，繳長槍二十支、刺刀二十把、手榴彈三十顆、子彈數百發。（林萍、正一）

蔣區今年第四次物價波動
米價每担五十五萬元
甘乃光承認蔣區經濟情勢極端嚴重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由於修改外匯條例所引起的蔣管區今年第四次物價波動繼續發展，它不僅表現在美洲上的蔣幣急劇貶值及出口貨價格之激增，且已在米價的不斷上升方面表現出來。自上月三十日米價由四十七萬暴漲至每担五十四萬元後，蔣當局曾實行強迫米商降低米價辦法，並傳出將由蔣政府向當地大量傾銷大米的消息，米價曾一度下跌（合衆社電）。但據塔斯社上海八日電報導，至五日，米價又已上升至每担五十五萬元，而且蔣政府當局也未能履行其傾銷大米的「諾言」。另據該社八日自南京報導，蔣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甘乃光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認「中國（指蔣管區）現正遭遇到極端嚴重的經濟情勢，各種物資以及外幣，都發生極大恐慌」。

簡訊

（新華社綏蒙九日電）清河武工隊在緊張對敵鬥爭中，仍抓緊救荒工作，全隊幹部戰士一齊上地大量收存草籽，平均每天能收五、六斗。在武工隊影響下，牛坡等地羣衆也積極收草籽以便明春充飢。（晉斌）

文水孝子渠一戰
我武工隊一個排擊退閻匪兩個營

（八分區訊）我武工隊一部於文水孝子渠，以一排兵力擊退閻軍兩個營。八月十七日九時許，駐孝義鎮的閻頑六十六師一九六團一個營分兩路向我文水邊山孝子渠進犯。敵人距村四五十米遠時，突遭我預伏的武工隊機步槍火力阻擊，擲彈手白家福連發三彈，都在敵密集隊形中爆炸。敵連長及三個閻頑士兵被擊倒，敵人以六七挺機槍向我掃射，此時敵駐汾陽賈村四十六師一個營亦趕到，以兩門迫擊砲及一挺重機槍火力向我猛烈射擊。但我英勇之武工隊員爲保衛文水邊山人民利益，僅以一個排的兵力即一直堅持戰鬥達六小時之久，終於擊退敵人進犯。我僅傷一名。羣衆歡欣異常，紛紛勞軍。（劉宏，豐瑞）

（新華社呂梁五日電）我地方武裝某部活躍臨石地區，半月來三戰三捷。八月八日、十三日、二十四日先後予搶糧閻匪四五師、臨縣「保鄉團」、閻頑離、臨、汾三縣「保安大隊」等部，猛烈打擊，綜合初步戰果如下：斃傷敵一百三十八名、俘敵九十一名，繳獲輕機槍七挺、擲彈筒十門、步槍四十八支，各種彈藥及其他軍用品甚多。（蘇航）

興縣黑峪口羣衆
向全村地主階級總清算

（本報訊）興縣黑峪口羣衆鬥爭大地主惡霸劉象坤勝利後，展開對地主階級的總清算。近日來，還繼續清算鬥爭了七個地主惡霸。本月三日下了一天雨，全村數百男女都齊集前街的會場，鬥爭兩個女惡霸——地主任光泰的婆姨（她男人已死，生前曾任偽故縣長，村人稱她爲縣長老婆。）和地主任修泰的娘。會上，婦女們指着兩個女惡霸的鼻子說：「街坊四鄰，過去你們想罵誰就罵誰，開口閉口老娘長老娘短，今天我們要看看你們的威風！」貧農陳長孩老婆跳出來，指着任光泰婆姨說：那年住在「縣長老婆」院裏，攢下一點麥撥，他家就拿上上了地，第二年連那也不叫摟了，並把麥撥拋在我的臉上，又叫她女子抱住我的頭，我那時正大肚，她一腳就踏上來，後來訴告到偽政權的村公所，誰知，今日，我要問一問[illegible]，子打了我，」她氣憤的說：「那時你打了我，我得還你幾下！」三兒子娘常出去[illegible]，說[illegible]是給她家[illegible]，[illegible]她家門口再不敢走，三兒子娘說：「縣長老婆，你連窮苦人的柴水路都斷了！」[illegible]五炕溜老婆，一次走在她家門口，她就祖宗八代的咒罵，五炕溜老婆問：「咱人窮穿的破，走路都叫狗咬，罵甚了」會場憤怒地喊道：「什麼太太奶奶，狗日的惡霸！」婦女們蜂湧上前，女惡霸任光泰的婆姨快求着：「乖乖的，乖的了吧！」羣衆問答：「乖乖的，你那時對我們怎不乖乖的呢？」又一個七十三歲的老太婆柱着拐杖，訴說地主任懷泰母親的罪惡時，她還翻着仇恨的眼睛東看西望，人們喊起：「看什麼，還想騎在人頭上嗎？」數十個男女一個接着一個的控訴自己的冤屈。這個女惡霸（任懷泰的母親），甚至因爲窮苦羣衆的羊絆了一塊石塊落在他家門前，她就「死下他家的人」罵個不停。任關子是他的鄰家，小女子訪錢錢，她也罵，說是擾煩她的心。她有一些治病的鬼法子，提弄和騙取了許多婦女的錢財，提起來，羣衆痛恨至極，大家說：「眞是一個又毒又臭的老婆！」

七日，羣衆又鬥爭了任七子父子等五個地主。惡霸任七子，橫行霸道，外號叫「七大王」，無論大人娃娃，提起他沒有不痛恨的。任丑旺那年給他打短，開不了鍋，餓的要命，向他要工錢，他故意拖延不給，還說：「沒吃的，吃屎去吧！」任初噘了他一點地，出了三斗租子，什麼以後，他還要再要一斗，劉鎖拉的地和他同在一個子裏，鎖拉同用一井水，他偎准說，劉鎖拉上午去了一點，他就罵個不停。婦女劉金過說，那年我姊姐兩個在他家地邊的石坡上拾了兩捆柴，被他回來碰見，就痛罵狗日的長，狗日的短，她們把柴給丟下，回去哭了一氣。一個啞子在羣衆憤慨情緒鼓舞下，也跳出來，痛抽了「七大王」幾鞭子，那是這樣的事情：一年，啞子給他打短，過了兩天閒子，本應吃六頓飯，只給吃了兩頓，工錢也不給，向他要，他拿起棒子就要打。又一次，啞子吃了他家幾顆棗，他就把啞子吊在棗樹上，正紅晌午，又打又罵，「啞子吃黃連，眞是有苦說不出。」今天，啞子雖然不會說話，但是他用自己的手，給自己出了氣。[illegible]大的爺，[illegible]兩柴，[illegible]着一顆棗樹，「七大王」還說是他家的，上來一個比斗，奪去了斧子和窯頭，還把老漢拉到偽政權的村公所。雙懷的[illegible]中川，因爲惡霸[illegible]他家吃的[illegible]他家，他說：「那時你說七大王，財主，咱是窮人，走一步路也得繞心，今天呢？要出這口冤氣了。」會場上有人怒吼：「要出冤氣！要報仇！」今年春天，羣衆會算過他的賬，他就[illegible]做偽議官，說天[illegible]有個天晴，這次會上人們說：「今天可是天晴了，你們惡霸們的皮被剝掉啦！」所有地主都在羣衆面前低頭認罪。（李）

民主建國軍官團校尉級軍官
十三人參加我區工作

（本報訊）民主建國軍官團學員經過學習後，認識到蔣介石統治，使中國人民陷於嚴重的民族危機，紛紛要求參加我解放區工作，以便給人民立功，目前已有少校級以上軍官十三人參加工作，另外要求參加工作者有一百餘人，這些要求參加工作者中，即有七十八軍三個中校以下的軍官。時胡軍三一旅九二團少校衛生隊長汪[illegible]已參加政團醫務所工作，他已四十多歲了，在此次團部號召的生產運動中，積極參加，團的各隊長[illegible]山林，原是傅軍的三軍十師二團三營機槍連上尉連長，在傅軍中幹了十一年，去年被我俘獲後，經過學習認識提高，他說：解放區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工作人員只知道爲人民做事，不像傅軍是把人民踏在腳底下。我決心在這兒給人民服務，積極工作。又一位在胡軍幹了二十一年的少尉排長楊文[illegible]，今年三十五歲，他說：「我不願回蔣管區再去替蔣介石作炮灰，決心參加解放區工作。」（伯萍）

隰縣縣政府
貸發麥籽二百大石
解決山地村及貧僱農種麥困難

（新華社晉西南十日電）隰縣縣府貸發麥籽二百大石，解決貧僱農麥籽困難，並指示各區貸發辦法。該縣前曾號召羣衆大量開荒，開出荒地，但卻缺乏麥籽，許多村莊已經開出荒地。該縣縣府最近指示各區迅速進行貸麥籽工作。貸發辦法：（一）集中貸給山地村莊；（二）貸給對象主要是貧僱農及窮苦抗屬烈屬。同時教育羣衆組織互借，並向地主和富農調劑。（新環）

汾西東角上村
打山猪護莊稼

（汾西訊）三區東角上村，山區還有貧苦農民，耕莊不穩，該村有五口人，六畝玉稻黍子，八月上旬已被糟蹋了一顆，十七、十八兩夜被山猪吃了十四個、十五個。十九日早晨，村人發現出猪羣，馬上組織起來，打死了一個，東角上村已經組織起來打山猪，組織夜間輪流看田保護莊稼。（新屆臨）

汾西一區徐村
歡送參軍青年等兩次大吃大喝
浪費大批鬥爭果實

（新華社晉西南九日電）七月下旬，汾西一區徐村，有七八個青年參軍，在區大隊長陳明山領導下，竟擺酒席歡送，幹部民兵大吃二喝，費麥三石五斗。該村緊靠汾河，怕河水漲把秋苗淹死，修了十三丈長的水堤閘欄，修完後，全村一百餘人，又集體吃了一頓，共費麥子四石餘。這些糧食是該村向地主清算出的鬥爭果實。（完）

（編者按：這種浪費現象，汾西縣區領導上應引起嚴重注意，深入該村檢查，追究造成此種浪費現象的原因，並把處理。區大隊長陳明山應受到批評。）

胡軍一二三旅少將旅長
劉子奇訪問記

昌言

三六師被殲滅，一二三旅少將旅長劉子奇被俘放的消息傳到了招待處，由於三六師是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立刻引起了招待處裏被俘放之胡軍將校們的極大興趣。解放軍的強大，胡軍的沒落命運，成了他們好幾天談話的主題。三一旅旅長李紀雲說：「哈，我估計對了，他果然來了！」因爲事先招待處工作人員曾告訴胡軍動向，告訴他們，他會說：「一定被消滅。」原屬劉子奇部三六八團代團長何千林，今年二月在川口被我軍解放，李紀雲被俘放後，他和李紀雲住在一起，當時，他指着李紀雲說：「我要討回我的賬了」（意指他的長官來了）。

胡軍的行動——完全是受八路軍指揮

八月一日，劉子奇到了，三一旅副旅長沈鍵、何千林等點開了上去，劉被介紹他們被優待及各人精神上的愉快情形，何千林說：「我先來替旅長打前站，號召了現在準備好了，旅長也來了。」大家詢問陝北戰況及胡軍軍事情形，劉子奇對他們說：「我們四個旅，此次是奉命星夜轉撤換，一路經沙漠寬地，每日行軍一百五十多里，路經沙漠寬地，缺口無水飲食，士兵因飢渴疲困而死亡及逃跑的即有五百多人，默默馬匹倒斃近一百匹。」又說：「士兵夜宿山巔，又怕解放軍，爬過山坡及雨衣不能遮風雨，又飢又病，不是病就是死，不然就逃跑。我們兵如何能帶呀？」談到胡軍軍事情形時，劉子奇說：「我們在陝北，爲共產黨所拉，來回跑，又調到那裏，完全陷於被動地位。」此時有人插問：「胡宗南爲什麼這樣指揮嗎？」劉子奇憑答道：「那全是胡宗南指揮的，我們完全是受八路軍指揮了。」「指揮你們？難道一個指揮者不會想一下隊伍走了那麼多的路會產生什麼結果嗎？」他搖頭說：「誰知道他怎麼想的？」接着他想了一想，說：「我不是嫡系，胡宗南的嫡系。」

一二三旅被殲前：兵員減少三分之一 戰鬥力減少三分之二

當記者到招待處去看他時，他正在一個精密的省調查着事作準備。我們他不拘束的談起來。因爲三六師兵員多，一師三旅，每旅四團，另三個蒙立團，每師部一部，一六五旅大部，一二三旅各部，卻只有六千多人。這是個問題。記者就以此問他。他嘆了一口氣，說起從北撤後大進行，到鄜州、延安、安塞到綏德，又到米脂、榆林，在沙漠地、緊追了到由延安，又到靖邊，又到鄜州，三四千里，不吃、在沙漠，沒有水吃，比爬山還苦！」他嘆息道：「一二三旅原先有七千人，光落伍的就有一千五百左右，加上掉隊有六門山炮，一共減少了三千多人！個設來，兵員減少了三分之一，戰鬥力卻減少了三分之二，稍弱的，是因爲被打垮的幾個嫡系作戰門兵。」「胡宗南爲什麼要這樣[illegible]

嫡系之役後 胡軍士氣一落萬丈

劉子奇又講到胡宗南對他們嫡系的封鎖消息：未到陝北前，只准他們看中央日報；到陝北後，什麼情況也不讓他們知道，只把他們當木偶似的命令去作戰，士兵死亡，嫡系蟠龍一六七旅被殲滅前，士兵並不知道三一旅和一三五旅被殲滅的事。蟠龍之役後不同了，在蟠龍被繳主要的是補給點，陝北胡軍的因爲蟠龍失陷了，士兵鞋子、襪子、衣服、被子，都斷了給養，給養的包餅不到，士兵們天天吃不下，士兵們看到[illegible]的三個旅，而蟠龍之役後，馬上在一個月左右，又傳遍了。於是士兵們中間的士氣一落萬丈，從此，他的部隊是在受困的三個旅，而被殲的三個旅又左右已傳開了，士兵的門志，而不可收拾。有人問他的旅該擊的隊伍是否準備做俘虜啦！」他憤慨的說：「我早就準備做俘虜啦！」關於蔣介石有名的自殺紀律，劉子奇嗤笑說：「要自殺嗎，該胡宗南自殺，兵們才犯不着呢？」（他同不自殺做什麼？）

逃亡士兵的政治認識：參加解放軍七前線

記者問他：「你們怎樣防止逃亡？」他說：「沒有辦法！既然逃亡的人本不願打仗了！本來叫人追，追的人也要跟着跑的。」於是記者問他：「部下的士兵沒有什麼政治認識的情況，他說：「士兵沒有什麼政治認識。」記者又問他：「同意這個看法，於是又問他：「逃亡的士兵會些什麼來打仗？」他說：「沒有設什麼，只是不願打仗。」記者馬上想到胡[illegible]，他們不會聽到亂正的士兵是不恰當的。」因爲他們沒有了，他說：「你過來我們了：他們沒有了」他說：「看見了一看見他們到哪裏去？」他說：「怎麼樣了？」他說：「他們跑了，一[illegible]了。」記者笑着問他：「還不是你們的政治認識嗎？」他沒有推什麼，但點了點頭。

隨後談到他個人的歷史，他是「常敗將軍」湯恩伯的舊部，隨湯在河南作戰，失數十城的時候，他說：「那是蔣介石的錯。當時一個有人提議兩個軍上去，兩個軍上台山，蔣介石不理，湯恩伯服從了蔣介石。」接着他對記者說：「蔣介石快垮了！因爲他軍事、政治、經濟都沒有一樣有一點成就，但，蔣的兵還得多了，我就是例子。」他希望聯合政府不要有蔣介石：「那個聯合政府不會有活路，國民黨等於CC，陳誠之流。」他是個什麼人？他說：「國民黨是一回事，你們一個團中有那樣的事：你們打仗的時候，要是給你們一想了：第二件是考到大學的時候，讀書考試，日本士官學校，想北伐：第一件是考上了我三件事：」他說：「第三件是這次和彭總司令的對話：」他說：「你不是向任何那一個人低頭，是同人民低頭，不是同共產黨。」他說：「他的生活，是他要好。」

× × × ×

淮海蔣偽殘暴罪行 製造十六條河大水災

二百萬軍民正頑強與洪水搏鬥中

（新華社華中九日電）華中分社記者揭露淮（陰）海（州）蔣偽軍製造該區（按淮海解放區位於隴海路南，運河以北，黃河之間）十六條河大水災，淹沒該地區十分之八之殘暴罪行稱：七月以來，沭河、沂河、砂礦、六塘、鹽河等大小十六條河，相繼決堤，較大決口達二十六處，其中直接受蔣偽軍破壞阻撓而成巨災者十八處，佔全部決口十分之七。蔣偽軍破壞方式有四種：其一為決堤放水。七月九日，隴海東段新安鎮蔣軍五十一師四一旅乘雨後沭河暴漲之際，於雲里路塘決堤，河水向西南經趙墩湖直奔路馬河，沿河東下二十餘里，南北五十里盡成澤國。同月十九日，淮（陰）沭（陽）公路十子橋蔣偽軍將大潮河、左河口堤挖掘二百餘丈，蔣梁三次搶險，均為河北岸蔣偽炮火所阻，大水所至，榮米河南平地水深一丈二尺，後該地蔣偽軍又決堤三十餘丈，淹沒大小村莊六萬畝良田。其二為打壩阻流。六塘境內榮米、東門、滿營、沂河等河下游及入海口，東盡蔣偽軍堵塞，以致大雨後水溢河床，該縣三十七個鄉中，三十五鄉一片汪洋，災情嚴重，為數十年所未有。其三為阻撓修堤。如淮陰六塘河每年夏汛前，群眾照例堵修金家口，今夏因這段水二區蔣偽射擊，無法興工，群眾不得已，乃改於下游丁字溝築堤，但八月七日六塘河水大漲，金家口水閘而出，丁字溝新堤即告倒塌。泗陽九次搶險無效，洋河六塘河間大塊地區被淹沒。其四，把持救濟物資，見險不救，致釀成巨災。去夏盤踞東海、新浦之蔣軍，阻堤六塘河、沭河排水入海，曾釀成該區大泛濫，迄今沭河、沂河等仍有數段為蔣偽佔據，彼等鄉持在蘇大量興建水利器材與物資，但卻上下貪污，置多處險工於不顧，今春民主政府曾撥以大力修堤，均為蔣偽「掃蕩」一再破壞，以致去秋決堤處，今夏又成巨災。記者調查：淮海九縣二百萬軍民在民主政府號召下，現正以頑強精神與洪水搏鬥，各險工地帶均組織防水隊，日夜巡邏河堤，發現決口，即鳴鑼告警，齊集鄰近鄉村，搶救堵築。泗沭縣川城區砂礦河黑夜決口時，民主等三村八十餘群眾冒狂風暴雨，跳入水中，用手挖泥，打成一里長之土埝，擋住河水。漣、灌等縣災民積極組織生產自救，一面打堤防水，一面捕魚，並預備好秋種子，待水一退，即行播種。漣水號召每人備好菜蔬一百斤渡荒，災區紛以蕎麥、菜種送災區。中共淮海第一中心縣委會號召黨員在救災中為人民立功。

我俘獲之蔣游擊隊士兵供認蔣軍掘開貫孟堤

阻止當地人民搶堵並趁水打劫

（新華社冀魯豫九日電）豫北解放軍俘獲參加掘開貫孟堤之開封游擊部士兵吳起淵、楊廷標供稱：他是前趙團人，現年六十八歲，八月十七日，共同屬蔣軍駐於滑縣，當日夜間，即奉命在新鄉北二里處掘開貫孟堤，黃水滔口奔流，他們一面把住決口，不准當地人民接近，一面通知河南蔣軍北渡解放區。曲河縣群眾幾次搶堵，均被擊散。

、蔣軍封鎖沿河各渡口，並及長垣大車集等地偽鄉鎮保安團等組織數股近千人，當趁水打劫，在曲河地區大肆搶掠，並扣殺多人，三區三尤前往詞顧搶堤之民代三五人亦被扣，戶四與黃陵集附代表被殺。至二十八日，水勢猛漲，黃陵集以南村莊即盡成澤國。

衝破蔣賊反勞工措施 滬工人求生鬥爭高漲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上海工人為改善待遇求生存之鬥爭，已衝破蔣府禁止罷工之反動措施而益高漲。綜合邇來消息，邇日印刷工人、印刷業工人，以「勞資評斷委員會」對指數糾紛評斷結果，竟規定工人及家屬之生活津貼須按照蔣政府御製之生活指數八五折再九折發給，群起反對，並於七月十四日舉行總罷工。特務頭子吳開先雖大呼「進行罷工實不合法」，蔣記市長吳國楨亦下令警察局取締此項「非法行動」，但工人們堅持罷工達四日之久。緊接着，有法商電車公司失業工人三百餘人，因要求復職保證未獲結果，全體至該公司總寫字間之草坪上，作露宿絕食鬥爭，市警局雖以紅色警備車彈壓，但失業工人終毫不為所動，自十八日下午四時起至十九日下午三時，堅持一晝夜後，蔣記警局允與資方談判，工人始離去。同時，江南造船所失業工人亦再度請願，要求迅速復工。國際飯店侍應生亦因反對開除，於二十一日包圍該飯店人事科主任吳某，要求收回成命。加上其他報紙排字部的職工不完全材料，綜計自七月中旬至該月底止短短半個月內，因工資生活指數所限等糾紛而引起之工潮，已席捲到了工人、碼頭工人及輪船業、紡織業、調味業、機器業、銀樓業、英商電車、民船、輪機職工人等廣闊範圍。以紡織工頭聞名之蔣記上海市勞工局長趙班斧，對此亦束手無策，被迫借名「患病告退」，堅決辭職。

朱家驊到各校佈置特務活動 被學生三次包圍膽戰心驚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蔣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上月中旬赴平津各地，藉「視察」各校為名，佈置特務活動，企圖鎮壓秋後的學生反抗運動，且遭到學生三度包圍，狼狽萬狀：上月二十日朱氏在清華大學訓話後，登車欲離去，學生包圍汽車，緊閉大門，不放行，朱氏無奈，下車折返校長室，學生又包圍校長室，高呼口號。該校學生自治會及各院代表二人，當即提出保障學術自由，公費按物價指數計算，改善教授待遇，改發圖書儀器設備等要求。朱氏在學生包圍下，偷偷從後門溜出校外，又被學生包圍，朱氏無法，被迫當場答應學生要求，始得脫身而去。上月十五日，朱氏在平視察北大時，被北平師範學院學生包圍，要求朱氏當面解決師院復校問題與學生不收費，始得從旁門溜出。十六日在清華大學時，又被學生包圍，朱以無法說服學生，身困圍中，朱氏因學生包圍後，膽戰心驚，十六日之座談會亦臨時易地舉行。

濱海南部翻身農民開展群眾性游擊戰 粉碎敵千餘人「掃蕩」

（新華社山東九日電）濱海南部郯城、臨沂邊區翻身農民，配合地方武裝，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粉碎敵千餘人「掃蕩」。八月二十三日，郯城蔣軍二十八師一部及「還鄉團」共千人，向郯城、沭河等區分路竄犯，一路六百餘人，於該日拂曉竄渡沭河，向山左口進犯，沿途遭武工隊民兵狙擊阻擊，各村翻身農民四面打槍，至下午三時，該股倉皇撤退，狼狽向四門竄。民兵與武工隊緊躡尾追，敵人躲到古冷山四嶺上，又遭預伏的郯城縣部隊痛擊，當時擊斃九名，大車揹擄物資全部丟棄。此路敵先後傷亡十餘人。另一路敵四百餘，於同日進犯沭河區，在紅門附近搶渡沭河，被民兵阻擊，傷斃八人。十四日，敵一個營配合偽縣大隊兩個中隊分兩路南犯，當其自大莊渡河時，民兵武工隊即轉移於敵之側翼，打擊敵人，引起兩路敵人發生誤會，互以機槍小砲猛射，達一小時，各有死傷，至午後，敵即回竄。十五日，郯城縣武工隊乘勝出擊，深入四縣估區，搶獲十餘村莊，接獲群眾擔糧。

平漢兩側蔣軍 劫去大量聯總救濟物資

（新華社晉冀魯豫八日電）七月蔣軍於平漢線西側竄犯中，將聯總救濟晉冀魯豫邊區之物資劫去極鉅，據晉冀魯豫救濟分會公佈：被劫物資計六千六百四十八件，共八十六噸零七百七十斤，包括麵粉、衣物、布疋等，先後被劫於新鄉、汲縣之劉石村，盛都屬之孫家灣、柳圍、賈村、張家營等處，多係在運送中與蔣軍第十六軍傅作義第三十五軍等部遭遇時被劫，當時蔣軍之汽車、大車均插有白旗，物資包上均有「聯總救濟物資」字樣，分會押送人員且當場說明係由聯總發來，蔣軍仍悍然行劫。刻該分會已將損失申報解總轉聯總，向蔣方嚴重抗議，要求賠償。

晉察冀政委會通令 調查抗戰中所受日寇損失

以便向日索取賠償與嚴懲日戰犯

（新華社晉察冀八日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頃通知各地，為參加盟國對日和會，調查八年抗戰中該區所受日寇之損害，以便向日本索取賠償與嚴懲日本戰犯。該會按邊區行政委員會於七月間通知，調查內容分對人口及勞役的損失，各種社會、公私財產及工礦水利事業等，調查統計力求詳細，及搜集與損失有關的照片、材料等證據，並調查日本戰犯姓名，罪狀，規定於九月中旬彙集。

冀中武強複查不澈底 地主化形鑽了空子

冀中導報號召澈底追查封建

（新華社晉察冀九日電）冀中武強縣結束複查中，一般幹部存在着單純任務觀點，對複查工作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群眾路線貫徹不夠，群眾發動不夠，思想發動不夠，有的村子查得不澈底。如北堤南村複查結束後，仍有地主隱藏封建財物，被群眾查出，一戶宣稱分給低價，又不再共被，此次共又補算出糧八千餘斤與其他百餘件。冀中導報社論指出，……群眾的覺悟不高，地主化形的鑽了空子，必須澈底追查封建，使貧雇農真正翻身。

反「掃蕩」中聯防分田

固安、安次、霸縣農民

（新華社冀察熱遼七日電）正在進行緊張反「掃蕩」的固安、安次、霸縣等縣農民，實行聯防分田，積極進行土地改革。安、霸兩縣已又有五千餘戶貧苦農民獲得土地十五萬五千餘畝。安次、崇平二十村鬥爭大地主趙孟富時，蔣軍來援，即被聯防民兵所擊退。該縣另一村民兵，曾三次擊退蔣偽，以掩護附近各村的翻身運動。霸縣某村農會並分成武裝組與鬥爭組，一面鬥爭，一面游擊，情況緊張時，即實行集體吃飯睡覺。保定以東龍苑、安新邊境二十餘村，勝利清算了大地主徐振亭等，該地蔣偽政府已被摧毀。涿縣以東白溝河兩岸地區，在攻勢開展下，土地改革已普及五千餘村。北寧路上之大興、武清，首撥翻身準備已開始完成，四村開展土地改革運動。

日人在台灣 明目張膽大規模走私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上海廿四日津民國日報載中央社台北訊報導：日人在台灣明目張膽組織大規模走私，半年來僅台灣海關緝獲之私貨，價值即達台幣三億元左右（約合法幣一百九十餘億元），但實際上僅獲十分之一、二。私物以糖、鴉片、化學製品、煙、茶料、橡皮、車胎、自行車零件等為主，……私船多由……台灣當局不得不承認……走私對台灣經濟……

蔣區拾零

一、由於日絲及絲織品之陸續在國外及東北傾銷，蔣區絲業更是蹈跌。據中央社廿九日訊：該省絲業前僅出口貿易，前外銷達六萬餘擔，本年度外銷僅千担。目前紗廠絲廠，從工者尚不足十家，不及戰前卅分之一，蔣日廠房多破落不堪，桑田則一片荒蕪。二、另悉：由於日本恢復對外貿易，已使台灣糖業受打擊，該省出產糖……三百餘萬公斤，現則完全停頓，據該業中人表示：日本糖業之勃興，台灣則之勁敵。三、據合衆社上海四日電報導：自戰爭開始以來即行中斷的中日郵寄，已於九日與日本正式恢復。郵局已接收寄日信件，每週將由中國航空公司三次轉運國際郵件赴日。

美總統經濟顧問委會 承認美面臨經濟危機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塔斯社紐約六日訊：紐約先驅論壇報透露美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最近將向杜魯門提出報告，警告以美國現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據悉：該報告將和該委員會以前的樂觀報告截然相反。該委員會若干經濟學家認爲目下險惡象徵預示將來的經濟情勢，不是「溫和的跌價」，而是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九年大危機的徵兆。他們說：這種經濟危機，可能在今後一年至四年內爆發。該報告將說明美國各大公司所採取的高價政策，將加速危機的到來。

美輸出驚人下跌

原因　資本主美各國抵制美貨　美本身亦難維持目前水平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綜合報訊：美國輸出七月份又有驚人的下跌。據美商務部統計局五日報告稱：美七月份出口總值爲十一億五千萬元，較六月份之十二億四千萬元跌落百分之七，較戰後最高出口五月份之十四億二千萬元猛跌百分之十九，是爲美國出口額戰後逐步上昇後，連續下跌之第二個月。輸出之銳減，主要由於資本主義各國爲節約其枯竭的美元外匯，減少與防制美貨之入口所致。據美聯社論數七日黑估計，僅僅由於英法與澳洲三國決定削減美貨入口的結果，美國今後數月中即將損失十億元的生意，其他如南美之墨西哥、巴西、烏拉圭、阿根廷、智利等國，均已先後宣佈禁止美國奢侈品之入口，加拿大與意大利亦將繼續採取限制美貨入口措施。其次，美國本身亦難於維持其現在的輸出水平，美農業部長安德遜五日在其新墨西哥州演說中，承認由於今年產品的嚴重歉收及各國之缺乏美元，美國農產品不可能繼續去年的輸出水平，並稱：「輸出計劃必須大大減少」。塔斯社七日評估計，美國輸出急劇下降，將更不利地影響危機已深端倪的美國「經濟」。

英政府爲節約美元 強迫削減配給數量

（倫敦訊）英政府爲了節約日益缺少的美元，將強迫英國人民自本月份起再度恢復戰時的艱苦生活。據八月二十七日夜英政府的公告：英人的肉類配給，將削減三分之一。汽油之基本配給量被取消。餐館的食物供給，自九月十四日起減少百分之十八，國外旅行則被禁止，出席人數亦有限制。據官方稱：此項措施，將使英國一年節省三億兩千八百萬鎊。

南斯拉夫 經濟復興發展迅速

（貝爾格萊德訊）南斯拉夫的經濟復興發展迅速。據南國計劃委員會發表今年上半年五年計劃實施成績之公報稱：財政收入已超過計劃百分之八，國家工業生產超過百分之三，產量較去年同期猛增百分之四十九。目前在興建中的大工廠達二百餘個，而戰前每年平均僅能建立兩個新廠。鐵道及內河運輸方面，完成計劃百分之九十八點三，橫跨多瑙河全長六百二十公尺之鐵路大橋，於八月十九日正式通車，較原定計劃提早二十五日完成，並節省預定費用二千五百萬南幣。在社會福利方面，對勞動人民可以得到免費的醫藥救濟及醫院治療，還可以得到額外的營養費，估工資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八。婦女則有懷孕津貼，孕婦每月工資百分之七五至八十八，生產時可以請假，工資照發。現在地區中心均已按照計劃，設立附有小兒科之醫院、產科醫院、保育院及母子福利機關。僅斯洛文尼亞一地，半年中學校診療所已由六處增至三十六處，幼稚園、兒童診療所從七所增至三十五所，新設小兒科醫院十四所，產科醫院四所，母子福利機關七十一所。

工黨政府又欺騙及干預手腕 圖穩定動盪之政治基礎

（綜合報導）英國職工會第七十六屆年會，一日於英格蘭西部之南港開幕，歷五日閉幕。此次會議之特點，乃在工黨政府爲圖穩定其由經濟危機而形成之動盪的政治基礎，竟不惜對大會與會者採取「極重要的干預」（新華社一日電）及各種哄騙。貝文於三日發表演說稱：「人們譴責我，說我想把我們束縛於美國，天，現在我請求你們在工廠裏盡量獨立而奮鬥：我願望英美兩國東方西方都能獨立。」貝文並稱：「英國政府將實行其保證到一九四八年底撤除一切戰時入伍的人員。」貝文的演說，引起與會工會中左翼份子的猛烈抨擊，據路透社四日電，左派提出「英國應與歐洲一切民主國家及蘇聯建立互惠貿易與商業關係」，並「抵抗杜魯門馬歇爾政策中的美元壓迫」等議案。此等議案雖爲貝文及其擁護者所否決，但左派反對者的力量，竟使貝文如此恐懼，一表決採取了舉手方式，未計票數」。四日，關於實行國有化鋼鐵業立即實行的問題，工黨內部已表現了分裂，工黨當局的[illegible]派，以貝文、艾德禮等堅持在經濟危機中實行鋼鐵國有爲「不明智之舉」，因爲「實行該法案，既將「震怒美國朋友」，失掉美國新貸款的任何可能，且會大大侵犯鋼鐵資本家的保守黨及自由黨的權利」，因此英國流行的「一貴族院」（上議院）阻止該法案」，沒在內閣外壓力下，「英內閣」廢止該法案（法

（新華社五日電）在這一問題的表決中，在七百二十一萬票總數中，仍有二百三十六萬或百分之三十二點的反對票，它們堅持立即實行鋼鐵國有化。一日開會時，大會通過決議，要求職工會停止罷工，而增加工資，但是約克郡南部的礦工們，則自上月底之三萬人，增至五日的六萬人，工人在其新選的領袖領導下，不顧工會領袖的反對，堅持爲反對增加工時而鬥爭。

簡訊

由於英美及其追隨者的操縱，聯合國大會於八日[illegible]巴勒斯坦[illegible]，埃及代表[illegible]。

巴勒斯坦[illegible]，民族[illegible]反對英國。

[illegible]決定[illegible]。

[illegible]越南人民[illegible]。

[illegible]示威[illegible]。

羣眾替郭木匠伸冤

——新雉清算鬥爭中的一個側面——

力戈

貧苦老木匠郭考小子是保德四區韓家川溝沙坪人。他於參加新雉（三區）清算鬥爭大會後，趕跑二十三隻羊的鬥爭果實回去了。

前些時，郭考小子到北山村借牛耕地，路過新雉時，一個姓[illegible]的老鄉對他說：「現在工作團發動羣衆鬥爭地主和惡霸，你郭考小子冤枉該提一提吧。」

一肚子冤[illegible]

[illegible]胸膛上冒着火星，惡霸陳富亨被推在會場當中，低頭認罪。郭考小子懷憤的開始了沉痛的控訴：

民國十四年冬，陳富亨說他生養下兒不活，要給兩歲的兒開個總結，說是兩家和保。他要郭考小子做媒（陳與郭的岳丈家爲近鄰，且郭爲老木匠，家隱近村人大都熟悉），媒說成了，女家要吃豬，陳富亨答應後，仍一再推延，反在他親家前說郭考小子不給吃。郭考小子恨他兩面三刀，拉他去講理：只拉了一下，他就裝死賣活了，經人勸說，才相互給酒完事。郭考小子回家不幾天，陳富亨捏告到區上，把郭考小子扣押回區，審問[illegible]

[illegible]

郭考小子的家，他痛心的說：「你害我們一家男人……」

豈有此理！白待候了人還欠下無底債

劉思文

保德馮家川有個地主惡霸叫馮白玉貞，他的哥哥發瘋了，拿把刀綁了他三個指頭，傢伙纏在炕上不能動彈。他有個叔伯姐丈（廉中兒）是個窮苦農民，因窮得沒飯吃，又有親戚關係，就被叫去侍候了他四個月，每天提盆子，還要給他擦屁股，可是侍候上人家，還得回去吃自己的飯。以後廉中兒借馮白玉貞一石黑豆，中兒心裏想：「我侍候他一定不會要哦。」到了秋天，馮家卻去非要不可，中兒說了句沒有，還……

[illegible]眼睛說：「你現在沒有，甚時有哩！」中兒也不敢說起侍候人家的事情。

第二次又來要帳，中兒就提出侍候他的事來，這個地主惡霸就火了，不說三七二十一，就是個打，臨走要拔中兒的大鍋，中兒跪了一下，鍋在地下，把大鍋也打個稀爛。以後又打過三次。

新政權建立以後，翻身的兒子虎保開鬥爭，中兒的口，馮白玉貞餵天天上子就得做吃，也不計數，直到現在不知道吃了有多少

地主又一種可怕的剝削

張和軒

交城五區雙龍鎮有個合作社，請的一位坐堂醫生，是個地主，名叫閻恒豐。有人說他是祖傳醫生。此人牛皮架子很大，去到病人家，除吃喝外，病人擴大病情，給吃些不治病的藥；還要重利剝削。最近西冶村一老鄉的閨女，腹部害了個膿腫，就請他去看。據說：他們還是親戚，可是他一去就要吃白麵。鄉借不到白麵，給借了些豆麵吃，地主醫生就很生氣的說：「沒白麵給我吃，你家吃稀飯炒麵，我也不吃那臭豆麵。」迫得病人家又另做了一回。飯後，病人的厲害，即央求他看，但他却休息了。後經閨女的媽媽，再三央求，他才的看了一下，就敢作驚慌的說：馬虎虎的看了一下，就敢作驚慌的說：「這病可厲害哩。」

說：「這病可是了不的，病人家怕得很，叫做「腸子頂上了」，病不對的地方，不是由腸子病源起來開口子，千萬不敢開口，子流出來，病人馬上就要命。至於只見流膿了，豆子大的口子，不見腸子流出來，病人家都嚇的不知怎麼辦，一家只央求他，他便給孩子想法兒治療。住下，在治的當中，一一連給吃了四付「內消湯」，一葉，共賺米一百二十六斤，但病沒有內消，而更沉重了。他主醫生看到要開口子，便藉故要走。

臨走時，再三囑咐：「千萬不要亂找人看。別人給開了刀，可是不好，再找我，那我可不能管的。」病家不可不聽。後悔，病人走了五六天，口子小，結果紙，病人的瘡口子流出來，得很，把紙捻子和口子結了，病人害了瘡，不好，化膿不盡，以致擴大了，很是痛苦。

老鄉，把我的衣服穿上吧

天下着小雨，部隊向安上村轉移，大家衣服都淋濕了，引路的老鄉凍得直哆嗦。盧清壽同志脫下自己的衣服，送給老鄉說：「老鄉，把我的衣服穿上吧。」老鄉高興的說：「勾子軍把我的衣服搶了，還把我房子燒了，八路軍給老百姓衣服穿，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到了目的地，同志們問他：「清壽你不冷嗎？」清壽說：「下雨天，老鄉那麼大的歲數，凍的不行。咱們年青後生，冷點又怕甚了，老鄉幫咱完成任務哩。」

（王太箴）

副刊